

# 夜神月的勝利（死亡筆記）

作者: 無名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全文

=11pt 我叫夜神月，是世人稱頌的「K」。=11pt 在一個烏雲密佈的星期五晚上，在一個廢棄的倉庫中，我被他們圍得插翅難飛了。但是我卻仍然鎮靜自若，因為我縱使必死，卻也未必會輸。=11pt 「阿月，孩子，我的孩子啊，奇拿？」我的父親用顫抖的手，拿着顫抖的槍，用顫抖的口，憤怒的語氣，說出一句這樣狗屁不通的話。=11pt 丟臉。我在心裡如此取笑，可他的臉卻也讓我眼角有點泛淚。「父親，你不感到驕傲嗎？我是秩序，是光明，是神！」「放屁！你殺人，你就不是我兒子！」說完兩行熱淚滾張下來，再也說不出話來了。「夜神先生，你冷靜一點，我們要逮捕他。」N用近乎命令的口吻如此說。=11pt 「沒錯，你要被逮捕了啊，準備當死囚吧，不然我替你解脫也可以喔？」流克如此调侃着。的確我現在的形勢看上去非常糟糕，但是「流克你給我閉嘴好嗎？」我把雙手插在口袋，氣勢凌人地如此命令。=11pt N卻有點不以為然，咬了咬拇指，說：「奇拿，你還有些什麼計謀，都使出來吧。」「啊哈哈！哎喲，小N吶，你猜我還有些什麼計謀可以施展呢？難道我寫字還能比你開槍快嗎？」他走上來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微微一笑，說：「你知道就好。」然後低着頭從我右邊走了過去。=11pt 我又是嘻嘻一笑，然後突然轉身，再慢慢地伸出雙手，說：「但是小N啊，我還要問你一個問題，你真的要殺我嗎？」「沒有，只是送你上法庭，不過我覺得他們的確是會判你死刑，所以你也沒說錯。」我擺了擺手，笑說：「別那麼兇嘛，但你要殺我也是可以的哦。無論在這裡還是刑場都沒有問題。」「你肯配合，那就最好。我會送你上電椅的。」=11pt 此時我收起了面上的笑容，把雙手交叉在胸前，問：「可是你殺了我的話，那又跟我有什麼分別呢？」聽到我這樣問，他一時之間卻顯得很無所適從了。=11pt 縱使他聰明絕頂，他準備了的二十種應對方案中卻沒有一個派得上用場——他怎會預料對手竟在絕境中向他勸降，於是一時之間全場沉默了，只留下流克的狂笑。=11pt 隔了好長的一段時間，他才緩緩道出一句：「不同的吧，我們是按照法律的，你是按自己標準的。」「那這樣呢？」說完就將那本死亡筆記擲到了他面前。他撿起來看了一頁，然後飛快地揭到了第二頁，第三頁，第四頁然後把它擲到我身上，對準我右頰就是一拳。他這一拳中卯足了勁，直接就把我打倒了。=11pt 可我仍躺在地上，一邊在咳嗽，一邊卻在乾笑着。「你這個人渣！垃圾！畜牲！」被架住的N一邊在憤怒地嘶吼，一邊瘋狂似的舞動着雙手。「N先生！N先生！怎麼了？」他身旁的爆炸頭搶過了他手上的死亡筆記，看了一眼，然後也呆住了。=11pt 此時其他人都走了過來，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=11pt 這一看之下，就全都沉默了。密密麻麻的全是「某某將會在夜神月非自然死亡後立即自焚而死，和如果夜神月在星期五前尚未死亡，則某某死亡」的句子。=11pt 我看他們十分迷惘，便站了起來解釋：「要自焚的是一百個罪犯，而心臟麻痺的則是一千名普通民眾，如果」「如果我們殺了你這個罪犯，那我們就跟你一樣，都是漠視法律殘殺罪犯的人了。但如果我們不殺你，選擇走法律程序，就會害死一千人，是這樣沒錯吧，奇拿先生？」看來N已經反應過來了。「沒錯，那就是奉行法律的代價，世上也是這樣，為了走法」=11pt 他試圖反駁：「就算那一千人死了，那也是你用筆記殺的，債該算到你的頭上！所以我們不會因此破壞原則殺你。」「是這樣嗎？但我覺得法律既然救不了他們，你也不該管什麼狗屁法律了，你應該殺我，那樣才能救人，不是嗎？」「夜神先生，替我銬住他吧。」N用近乎心碎的聲音說了這句話後，夜神先生卻只舉起了槍，對準了我的胸膛，叫道：「讓我殺了這逆子！」=11pt 可他的槍卻被N一手拍掉了。「夜神先生，請你想清楚你到底在幹什麼！」「不，他沒有做錯，我罪大惡極，死不足惜，那些罪犯也是這樣。殺了我吧，為了普羅大眾的福祉，殺了我吧！N啊，就為那一千人，不殺我，他們就要死了啊，救救那一千人吧！殺了我吧！」我面紅耳赤呼求，我聲嘶力竭地高叫，而他，正在默默凝視。=11pt 然後他對我連開了八槍。雖然全部刻意打偏，但也是氣勢凌人。=11pt 可是我仍處於絕對的強勢。他只能向我哀求：「奇拿先生，其實」「你想讓我自殺吧，但我偏不。我要成為一個該死的，十惡不赦的大惡人——這種在世上多不勝數，此時此刻他們仍在世界為所欲為。然後我要讓你殺掉我，讓你帶來一個純潔的，幸福的新世界。」=11pt 話也說完了，你現在應該明白筆記才是修正這個社會的唯一法門吧。那樣的話，我當不了「新世界的神」也沒關係。你來當就好。=11pt 你的實力和我不相伯仲，只要你來統治，我所渴望「新世界」還是會降臨，那就夠了。我一邊那樣想着，一邊掙扎着撿起了手上的死亡筆記，走了上前，把它塞

進了他懷裡，然後就要把雙手伸過去，捧起他的臉龐，可是卻被他一掌拍開了。「你怕了嗎？」他防衛性地笑了笑，退了一步，然後答：「不，不，我輸了。我完完全全地輸了。」我挑了挑眉毛，答：「一時之間很難接受吧。」接着他就沉默了。=11pt 他沉默地思索着，到底還有沒有方法能不殺我也能救人，卻偏尋不獲。然後他繼續思索，這次只是找可以駁斥我的論點，可是他還是找不到。他堅持的正義是不是錯了？法律救不了那一千名民眾，反而槍子可以，那法律真的能代表正義嗎？他答不上來。他只知道殺無辜的人就是錯的。=11pt 而那些罪犯是今次事件中是無辜的。殺無辜者就是錯，那救了那一千人後他們怎麼辦呢？他閉上了眼，心道：那也該算夜神月帳上吧，那也是他逼我的。若是如此，他也可以說是我們逼他殺人的吧？那我和他還有分別嗎？那可真就想不明白了，他也沒想明白，只是把我銬了起來押走。=11pt 半年後，我坐上了電椅，他如我所料地來了。=11pt 他一句話也沒說，而我也只是看着他意味深地說了最後一句話：「原來我真的不是新世界的神啊。」=11pt 說完我就死了。=11pt 其後的事，都是靠流克跟我說的。=11pt 他說他看到N坐在黑暗的辦公室裡，端詳着手中的死亡筆記和一疊有關犯罪率的數據，既猶豫但又充滿憤怒地咬着食指沉思。=11pt 我忙問他後來怎麼了，他卻只摸了摸筆記上的那一個字母，報以一笑。=11pt 完